

“文学进军” 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温柔的角度

林海平

在岁月的长河中,总有一些事物,它们不言不语,却承载着沉甸甸的记忆与情感,成为我们心中最温柔的角落。对于我而言,那辆父亲的自行车,便是这样一份特殊的存在。它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,更是连接我与父亲之间情感的桥梁,记录着我们共同走过的风雨与阳光。

记忆中的第一次与父亲的自行车相遇,是在一个清晨,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,洒下斑驳的光影。那辆自行车,就静静地停在家门口,车身略显老旧,但擦拭得干净整洁,透露出一种岁月的沉稳与坚韧。父亲站在一旁,微笑着向我招手,眼中闪烁着期待与慈爱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到了未来无数个日子里,父亲将用这辆车,载着我穿梭在小镇的每一个角落,探索未知的世界。

我兴奋地跑上前,抚摸着那冰凉的钢铁车身,心中充满了对未知旅程的向往。父亲轻轻地将我抱上车后座,他的大手稳稳地握住车把,那一刻,我仿佛拥有了全世界的安全感。随着车轮缓缓转动,我们踏上了旅程,晨光中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与美好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父亲的自行车成了我上学放学的“专车”。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,父亲总是准时出现在校门口,用他那辆略显老旧的自行车,为我撑起一片天空。记得有一次,突遇暴雨,我焦急地等待着父亲的到来。当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在视线中时,我不禁热泪盈眶。父亲浑身湿透,但手中的伞却牢牢地为我遮挡着风雨。他微笑着说:“快上车,别淋湿了。”那一刻,我感受到了父爱的伟大与无私。

在雨中骑行,父亲的背影显得格外高大。他奋力蹬着自行车,每一次踩踏都仿佛在告诉我,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,只要有他在,我就无需担心。雨水打湿了我们的衣裳,但那份温暖与安心,却如同冬日里的阳光,温暖着我的心房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渐渐长大,开



慢慢的秋天

陈晓辉

进入秋天,一切都慢了下来。

花草树木,都不着急了。河里的流水也一改夏天暴雨湍流的性子,慢慢地慢下来,很负责任地,呈现秋天应有的明净。河边的柳树,慢悠悠地,今天黄一片叶子,明天落一片叶子,任流水把它们慢慢带走,急什么呢?反正最终,都要走向那冷冷的、静美的冬天。

野草都结籽了,在风里慢慢把它们的茎叶变成绛红,一点点的草籽悄悄地饱满、落下,在泥土里睡一个安稳的长觉,不急,春天还早着呢!

庄稼们更不着急。秋收还是忙,但这种忙,和夏收那种“焦麦头天”着急万分战斗状态的忙不同,是一种慢慢的、充实的、喜悦的忙。

南瓜冬瓜们陆陆续续成长成了,且不着急收回家,它们长老了更绵软香甜。几亩地的玉米棒子,哪怕用上十来天的时间,一穗穗掰了拉回家也不要紧,因为它们不像小麦,说不定晚一会儿就被一场暴雨打落到地里,它们即使晚了,还会耐心地在秆子上等着,像不离不弃的恋人。棉花白了一层,又白了一层,一层一层慢慢地拾,拾回家再一遍遍地晾晒,到了冬天,挑出最白的,给孩子们做棉袄棉鞋、给新婚夫妻做喜被。



始学会了自己骑车。而父亲的自行车,也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。它被安置在杂物间的一角,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。偶尔,我会不经意间瞥见它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。那辆自行车,见证了我与父亲之间的无数时光,也承载了我们共同的回忆与情感。

有一天,我鼓起勇气,推开了杂物间的门。那辆自行车依旧静静地躺在那里,仿佛时间从未流逝。我轻轻地擦拭着它,仿佛在与过去的自己对话。那一刻,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清晨,阳光下的父亲与自行车,以及我们共同走过的那些日子。

如今,我已长大成人,有了自己的生活与家庭。但每当我回想起那段与父亲共骑自行车的时光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。那辆自行车,不仅是我童年的记忆,更是父亲对我无尽的爱与关怀的象征。

我意识到,作为父亲的儿子,我有责任将这种爱与关怀传承下去。于是,我开始更加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每一刻,努力成为一个能够给予他们安全感与温暖的人。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孩子骑上自行车,在阳光下欢奔奔跑时,我都会想起那辆父亲的自行车,以及它背后所承载的深厚情感。

父亲的自行车,虽然已经不再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,但它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。它如同一座桥梁,连接着我与父亲之间的情感;它如同一面镜子,映照出我成长的足迹与父亲无私的付出。每当我回想起那段与父亲共骑的时光,心中都会充满感激与温暖。因为我知道,那份爱与关怀将永远伴随着我,成为我人生旅途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在未来的日子里,我将带着这份爱与关怀继续前行。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雨与挑战,我都会勇敢地面对并克服它们。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身后有着父亲的支持与鼓励,而那辆父亲的自行车,将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柔的角落,提醒着我要珍惜每一个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。

至于蔬菜,萝卜白菜,都要等到庄稼收完,才可以踏着田野里一片茫茫白霜,慢慢收回家,经过霜的菜,更甜更嫩。

一树一树的红枣、柿子,就那么明晃晃地,红在山沟、红在小院。今天有人拉一车黄豆回家,随手摘几个红枣,明天孩子放学,晃下来几个柿子,反正都不急。哪怕到了冬天,还有柿子、枣儿红在树梢,过冬的鸟儿飞过来,啄几口,又衔着飞回家,给巢里的雏鸟带回甘甜。

远远看过去,山坡上,一团黄一团绿一团红,如秋姑娘一笔笔慢慢绘就的油画。过几天再看,好像黄色多了几分,绿色退了几分,红色还在顽强地坚守阵地。那是枫叶、黄栌、乌桕们,坚持着自己一年一次的绽放。它们就那么慢慢地红,一点一点,直到红得不能再红,才慢慢转成红褐、棕红、棕黄……最后一片片慢慢落下,完成一生的美。

人到了秋天,也慢下来了。秋天的沉静,让人不由生出一种宽宏的态度,仿佛一切都可以慢慢来。“清晰,和蔼,委婉,不知原谅什么,诚觉世事尽可原谅”,这个慢慢的季节,原谅曾经的急躁、焦虑、不安……如木心所说,一切都可以原谅。

看淡变老

徐立新

人是怎样一步步变老的呢?在不知不觉中。

看到一篇文章说,人到48岁就开始生白发,如果平时工作忙、压力大、熬夜、生活不规律,白发就会来得更早些,提前10到20年皆属正常。

我和身边的不少同事都早生华发了,一位同行说,上个月他先是在外面学习,接着休年假,不需要每天面对着电脑,自我感觉头上的白发少了很多。他说的可能有些夸张,但至少说明压力小、清闲些,对健康是有益的。

今年国庆节我回了趟老家,见到不少沾亲带故的长辈、同辈,还有发小。他们见到我都说,你过得不怎么好啊,没怎么长胖,是不是工作很忙啊?老家这里一直以是否长胖来衡量一个人过得好不好。看我一直偏瘦,自然就觉得可能过得不好。有个发小看到我头上有白发,更是惊讶不已。

在老家的那几天我很松弛,陪着年迈的父亲去收红薯、芝麻、板栗;跟发小去钓鱼、品茶、吃土菜;或者闲坐在门前,闻桂花之香,听松林之风,看鸡鸣之乐,观远山之景,很惬意。

回城前,我请长辈们吃了顿饭。大姑也来了,一见面就握住我的手说:“我的亲侄子啊……”在她的面前,我仿佛一下子成了小孩,穿越到儿时——大姑家离我家很近,多年前,她总是隔三岔五回来看看娘家人,尤其是对几个侄儿侄女,她常牵我的手。

吃饭时,长辈们习惯性地问我今年多大了,但又是自问自答——他们记得我的属相,能快速推断出我的年龄,然后感慨地说:“一眨眼,你也四十好几了,我们怎么能不老呢?”

一些晚辈也放假回村里了,最小的都上高中了。我离家时他们还是小孩,而今个子都比我高了。我,怎么能不变老呢!

读书时看到一句话:故乡的炊烟还是我7岁时见到的模样,但我已暮色苍茫,不再少年。

哇,好厉害的一句话,瞬间击中我!

或许,人一变老了就越想与故乡联结。年轻时乡愁如薄烟,淡淡的;中年时则变成浓雾;而到了老年又稠如蜂蜜。年龄到了,就能体会其中微妙,所以有那么多的中老年人想“返乡探亲”。

变老在不知不觉中发生,谁也无法阻止,如同阻止不了白发生。面对衰老和白发,唯有接受和看淡,并珍惜好当下的每一天,过好它,因为它是我们余生里最年轻的一天。